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

論語七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辭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信不信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

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

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卻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討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况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

結納號召謀丌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圖書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謾詆古昔狎侮聖言蠻村駁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疎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今人好談經學著作紛紛斷斷焉勝於傳註其實于四書白文全然不懂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眞可恨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妙乃求深反淺耳

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闢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

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越乎實越自欲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量不賴此處擡高要擡高正是自已見識低不會聖意耳

三何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于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

子之燕居章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

爲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夭夭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遇各人眼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橅得

子曰志於道章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知之則志有定向

史千子曰張子韶咏依於仁何云試看迷途一背矇若還無相覺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人箇中然畢竟不合謂其看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爲夫子删去者終不可傳耳先生曰此論已分明然謂子韶

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醫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于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于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爲精微非藝精微爲藝工夫精微也假

如洒埽應對進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于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爲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

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于上三句也

內外交養自金溪以來總不曾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敎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

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爲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
身要大翻成小樣矣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
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曾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乍見得
不如顏子實有諸己耳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
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
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
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

事後闕一不可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謀時能審斷决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萬全正是成

單講脩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道德術數爲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道德術數中處處少不中窨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如不可求未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俯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淡歎之辭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助輒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
義之似是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
其心正子貢會問處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
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爲重之義
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議論心事
都誅盡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會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
遺憾則天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
衛事猶未可援以爲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
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

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决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

至幾微無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

所斷所斷非所問正見子貢會問會斷處

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

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

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于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

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夫利害成敗之計

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古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

已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
自明盡

子曰飯疏食章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
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
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
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其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
爲後世談道者自已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
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迥越又
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已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
分際煞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

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襯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襯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眞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羶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其次又以貧窶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或以聖人爲樂樂天也隔在有其樂而樂天

猶如浮雲三字不是叓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

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一部易彖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卽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洞明其故耳

有謂明于天之道則于人有餘察故不可易言曰不是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卽天道也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首唱一句末又複繳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聖人初不曾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門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于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緊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吉乃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重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何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

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
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
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
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于理亦無害我字兩
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予字之字相似都
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邊耳
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
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
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工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謂夫子自已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寔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夫子實自不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

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

子曰三人行章

聖賢學問仰有攀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撥過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眞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疑團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

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于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于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戴曾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霆談于僚友者難以質于臧獲號于鄉閭者難以合于閨門古人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靦近之俗學僞學不更可憫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亡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君子舍人

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
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憂之矣

子釣而不綱章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
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
仁也放蚍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
與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闢妄作一流并謝却
生知一位

誠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強記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

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

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毋混入理欲欲字不特

理謬直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黨字只指議論扶同狥私而言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

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

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即言也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
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
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于固陋而已又何嘗不
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丢作遂至以學文
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尷不尬之物即有一二拘
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
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
人說文行繳總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

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敎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

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

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
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
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寔
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已維虛辭其名而
居其寔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或謂爲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
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人之道誨人亦謂以

此教人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
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
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丘之禱久矣卽此見禱之有理卽此見禱之無益卽此
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閒如春水
方至百川灌河絕潤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
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慳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于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

坦蕩蕩三字在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

會也

有謂以坦蕩蕩者而常長戚戚者君子必敗小人必勝

先生曰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今

日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為大呆子也

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

非轉換語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八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太王不曾翦商連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爲然此正後儒淺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俱當時庸衆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爲

重有天下爲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爲此泰伯之所以爲至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天懸地隔豎儒先看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正爲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于雍巳而興于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于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于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于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

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豈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爲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爲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爲翦商何疑舍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卽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腐儒不知其誤實始于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

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耳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商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猶能弃國于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情也

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太王爲天下而翦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

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于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會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

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為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斡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譏集註未改此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耳豈足與讀集註哉

有謂遷岐時文王未生曰此是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翦商矣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自

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誖矣王龜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于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寔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事自有人承當自已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爲名之累所以爲至德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

乃爲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即夷齊叩馬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解只道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諸中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爲難

無得而稱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

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西此其所以無得而稱

而德極其至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弊耳非

言由禮而生恭愼勇直也且恭字義猶近之下三句

又如何倒說得去

有謂有禮則簡故不勞先生曰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

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言

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于簡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三者修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
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
正出之際有愼獨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誠正也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
乃能得此
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
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
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
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
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也曾子槩簡現
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

三者操存省察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修平

日用力工夫在

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氣

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並聯

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以能問于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

上說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晋人情恕理遣總是私心

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狡猾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

召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

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爲一局至啟禎間則兼此二惡

爲一仿總以傘人爲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

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爲弘

毅也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二

何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子曰興於詩章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

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與立成三字逐斷思之便見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爲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眞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卽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槩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敎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爲興立成原自逈乎不同也繇程子

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于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西山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

> 亾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
> 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
>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
> 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
> 養其心則于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
> 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
> 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
> 於詩亦未嘗不存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
> 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
> 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
> 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
> 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淸則可不
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敎民只重行敎士大夫以上卻
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卽士大
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

即舉而用之矣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諱也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于其間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便害事強不知以爲知究竟

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于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葢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卽使才美卽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况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

金正希云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眞才哉又云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曷足觀也哉先生曰聖人本義是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甞主才說

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于周公
尚不足觀則才之輕于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
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
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言後申明之說非本節
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
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爲性如婆羅
提所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爲無善無惡
則其用但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
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爲其學者說內則至于至無
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于體中打去善字
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爲世法周旋善字終成假

合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爲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
停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
妙用李卓吾稱曹操爲道爲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驕吝生于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
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
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
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
于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
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穀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尷尬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首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爲用

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啓禎間以山

人而橫議驪場處士而遂持朝政門戶互相掎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癡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

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沾帶此所以為舜禹耳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于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

古之天子為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

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人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論戰爭吞併純是私意看來務游四海畸人胸中正多一段沾滯耳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面止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

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畸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是
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異
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
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德有存主者有滑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
暨細者只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則字是準則非法則意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

能名也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
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
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爾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
歸一無名是老生常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
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
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
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

理上事後人所見卻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已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棲栖亦止是這個念頭發爲感慨卻是絕不相比附處

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于唐虞盛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于唐虞也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于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下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于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爲至耳

或曰三分以下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有謂湯有慚德仲虺作誥以釋之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于心而其臣不然也先生曰虺與湯皆爲天理至道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看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

有謂周臣久欲代商文王弗許耳先生曰管仲狐偃譎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

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禹只是箇禹不曾爲有箇處修罅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緊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

人主渾純闕欠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間求至于間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
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
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
可知歸本心原是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
首句開端意也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
爲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闕罅縫處雖
無傷于聖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
之間然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末
句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深歎之非複衍也